

# 从汉语的反切传统及方言音节结构差异 论汉语拼音的教学

万波\*

## <目 录>

- 一、引論：香港地區漢語及漢語拼音教學的特殊性
- 二、各種漢語拼音教學法的比較
- 三、漢語的反切傳統與漢語拼音教學
- 四、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差異與漢語拼音教學
- 五、一種漢語拼音教學新方法：反切連讀法

### 一、 引論：香港地區漢語及漢語拼音教學的特殊性

从世界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香港地区的汉语教学是较为特殊的。它既不同于作为外语教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又不同于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新加坡华语教学，与中国大陆和台湾作为本民族标准语教学的第一语言教学也有差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从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来看，在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阶段，目前除了中国语文课程外，还设有普通话课程。前者的教学时数和教学内容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接近，主要学习汉语书面语，这似乎带有第一语言教学性质，不过教学媒介语却大多使用粤语（广州话），口语训练也是粤语的口语表达训练。普通话课程教学时数较少，

---

\*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每周一般1至2课时,即每周35至70分钟,主要训练学生的普通话听说能力。其次,从语言环境来看,社会主要流通语言为粤语,中文电视台除少数特别时段外,也都是粤语节目,也就是说,学生一般只能在普通话课堂上才能接触到普通话,因此这又使得普通话的教学带有第二语言教学性质。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学生的普通话口语表达一般远不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那么娴熟,甚至也赶不上新加坡学生,因此进入大学后,多数学生还得修读普通话课程或以其它非课堂形式学习普通话,才能达到较为流畅的地步。所以除非像大陆、台湾、新加坡,中文课程改用普通话(国语、华语)教学,否则以目前模式,即中小学每星期一两节课却冀望学好普通话,那是不太切合实际的。然而目前香港教育界对于在中国语文课程中应该使用普通话,还是应该使用粤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还存在争论,并且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使用哪种语言对中文教学更为有效方面,有人认为应该像中国大陆和台湾一样,言文一致,使用普通话(国语)教学,让学生可以做到“我手写我口”;也有人认为还是应该使用师生双方最熟悉的粤语教学,教学成效更高。在我看来,有关教学语言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使用哪种语言成效较高本身(相信就书面语的掌握而言,两者都是可行的,否则中国几千年来各地的文人学子如何通过自己的方言来学习掌握共同的书面语呢?反过来看,中国大陆各方言区和台湾使用普通话(国语)教学的成效也并不比香港差),而在于在今天这个有声通讯空前发达的信息化时代,经过十几年的基础教育,我们香港的学生却还不能顺畅使用本民族的通用语与其它地区华人交谈,这种情况对香港学生,乃至整个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是否有利?香港中小学中国语文课程是否仍然只需对学生进行民族通用语的书面语训练,而不必进行口语的训练?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也正由于上述特殊情况,造成了香港地区对汉语拼音教学的特殊安排。不管哪类汉语教学,汉语拼音通常都是汉语教学一开始便会进行的项目,目的在于发挥它在学习过程中的工具作用。但香港的汉语拼音教学并非安排在小学一年级,而是作为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的教学内容。<sup>1)</sup> 据黄月圆等(2002)对香港小学汉语拼音教学的一项

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7)《小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小一至小六)》,香港:香港教育署。据香港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張業崇、林章新先生告知,現在已有少數小學采用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課程的授課語言,這些學校有的提前教授漢語拼音。

实验研究结论：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的前提是小学生必须已经熟悉普通话，具有普通话基本交流能力。如果学生的普通话语音积累不够，那么，教学拼音便事倍功半，效果较差；他们认为，香港小学的汉语拼音教学不能完全套用内地小学拼音教学的模式，因为两地小学生的普通话能力和普通话学习环境很不相同。这个结论与一般认为在普通话或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充分发挥汉语拼音工具作用的观点很不相同，但这却反映了目前香港地区汉语拼音教学中的事实——在小学低年级进行汉语拼音教学成效较低。该文所言在香港小学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的“前提”以及对在香港小学低年级进行汉语拼音教学成效较低的原因所做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不过也还有可补充之处，因为不管就“前提”还是水平与语言环境来说，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初学者以及大陆很多乡村地区的小学生都未必优于香港小学生，因此恐怕不能单把香港与上海的小学生做比较就得出以上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该项研究没有说明所采用的汉语拼音教学法<sup>2)</sup>，而这对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直接的影响。其实在香港觉得汉语拼音难学，教学成效较低不仅小学生如此，中学生、大学生、以至成年人莫不如此。不少成年人都想学普通话，却不愿意学汉语拼音。香港普通话教学界对是否需要系统教学以及如何教学汉语拼音也有各种不同看法。有的认为需要教，有的认为不需要教。在拼音教学中又有不同的取向，有的只是把它作为语言知识进行介绍，学生并不能真正掌握，也就无法把它作为一种学习普通话的辅助工具。有的又本末倒置，把它作为普通话教学的主要内容，以至于变成一种对汉语拼音符号的过度操练。这些做法都是不足取的。整体来说，香港的汉语拼音教学成效确实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即使以我们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在修读中文系专业普通话以前能基本掌握汉语拼音的也不到三分之一。这种现象固然与中小学教学时数少，拼音训练不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汉语拼音教学法的问题。根据我的观察，目前香港中小学绝大部分教师仍然是采用传统方法，即bo-a>ba, bo-i>bi式的呼读方法进行教学的，因此如何改进汉语拼音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益是香港地区普通话教学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不过汉语拼音教学法却并非只是香港地区普通话教学的问题，而是各类汉语基础

2) 这里指的不是采取游戏方式等教育學意義上的教學法，而是指用傳統法如bo+a>ba, bo+i>bi，還是用聲介合母、音素組合或直呼法等語言學意義上的教學法。

课程都必须处理的问题。《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实施快60年了，其间出现过多少种汉语拼音教学法虽然没有见过精确的统计数字，但保守估计恐怕也不下几十种。但发展到今天，汉语教学的大本营——中国大陆推行的却是“汉语拼音直读法”，即直读音节。虽然它还与从前各种汉语拼音教学法一样，冠以“汉语拼音××法”的名称，但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拼音”，已经不是汉语拼音教学法了。那么“汉语拼音”真的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以至不得不抛弃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就香港学者试验直读法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还无法推广，因为一般学生根本无法直读，教师不得不借助bo-ian=bian之类的传统拼音方法。因此，“拼音”还是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只是我们以前各种汉语教学法都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改进。有鉴于此，本文将比较一些较有影响的汉语拼音教学法各自的特点与不足，再回溯汉语的反切传统，总结其核心精神；同时比较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在音节结构方面的差异，说明方言区学习汉语拼音应该针对方言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既继承了汉语反切传统精神，又照顾到方言音节特点的汉语拼音新方法——汉语拼音反切连读法（音节分拆连读法）。

## 二、 各种漢語拼音教學法的比較

2.1 周有光（1961）《革新汉语拼音教学法》一文，把汉语拼音的教学法归纳为以下三种：

2.1.1 音素拼音法。这种教学法的特点是在辅音跟元音相拼时，读出纯粹的辅音字母（声母）音值，使它跟元音（韵母）拼合。例如，看见bi，不读bo-i→bi，而读b-i→bi；看见ban，不读bo-a-n→ban，而读b-a-n→ban。周先生认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体现了分析和拼合的拼音原理，符合语音学的要求，是最正规的拼音练习教学法。困难是：在拼音时要去掉辅音字母名称内含有的附加元音，念出纯粹的字符音值，不易读出，读出也不响亮。其次，同一个字母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读音，例如同一个i，要发出三个不同的音值：bi为b-i=bi，zi为z-[④]=zi，shi为sh-[⑤]=shi。所以周先生说这

种方法只适应于具有语音分析能力的学生。这就意味着一般人实际上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也就很难真正应用。这一点从一些外来音译词也可得到证明。例如英文bus，进入粤语时读「巴士」，其中的[s]变为“士”[si<sup>22</sup>]，转入普通话相应读为[**•**51]，这是因为汉语音节的特点是必须有元音，如果一个音节由一个音素构成，那么这个因素必定是元音<sup>3)</sup>，而不会是辅音；所以母语为汉语的人，一般是不习惯单独发一个不带元音的清辅音[s]的。

2.1.2 字母呼读法。这种教学法的特点是在辅音跟元音相拼的时候，读出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名称，不加分析，就接着读出拼合所得的音节。例如看见bi，就读bo-i→bi；看见ban，就读bo-a-n→ban。这种教学法的优点是它不要求有意识地把字母转化为音素，把音素结合成音节，因此比较适合分析能力弱而模仿能力强的儿童。缺点是：只有模仿，没有分析。bo-i实际上是无法拼合出bi的，只能是普通话里不存在的boi。所以bo-i实际上并不是通过自然的拼合得到bi，而是先要去掉呼读音中的o再拼合，但一般很少有人会懂得进行这种分析，一般小学生只是通过直觉的模仿，建立一种“bo-i”与bi音节之间的读音联系。所以严格来说这种方法并非拼合法，而是记忆音节读音的方法。

2.1.3 整体认读法。这种教学法的特点是：看清音节字母后，把整个音节的读音念出来，不念各个字母的名称。例如看见bi，就直接读bi，不读bo-i→bi，也不读b-i→bi；看见ban，就直接读ban，不读bo-a-n→ban，也不读b-a-n→ban。周先生认为这种教学法的优点是：直呼音节是任何拼音练习的最后目标，整体认读法直接向这个目标迈进，可以避免养成只能拼读、不能直呼音节的不良习惯。缺点是：如果不是先把字母念熟，或者先学一些分析，整体认读就带有死记的性质。如此看来，整体认读法实际上并非拼音法，因为它不带拼合语音的性质，只是拼音教学的结果或者说是拼音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汉语不计声调也超过400个音节，采用这种整体认读方法，记忆的负担是非常重的。

2.2 梁潜刚（1982）《汉语拼音教学》介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国大

3) 除了少数鼻音音节，如“吗m、嗯n、嗯ng、噫hm、哼hng”（均见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陆小学汉语拼音教学中的各种常用教学方法，包括“声介合母法”、“基本式教学法”、“三拼连读法”、“支架法”等。下面分别介绍。

2.2.1 声介合母教学法。这种教学法于1960年开始实验，它的特点是：对于有介音的音节采取声母和介音合成“声介合母”，然后连读韵母的拼音方法。例如：bi-ao→biao、shu-a→shua、ji-an→jian。这种教法在1963年为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正式采用作为汉语拼音教学的方法，因而广泛流行。一般认为它的优点是：充分发挥了拼音的优势，减轻了记忆负担，可以少教14个带韵头的复韵母和鼻韵母。缺点是：有些韵母和声母相拼时省掉了韵腹(jiu<jiou, gui<guei, dun<duen)，采用这种方法就较难拼准，还得附加拼写规则，小学生不容易掌握。其次，ian, üan韵母前拼声母时，发生音变现象，比如拼xian这个音节时为xi-an→xian，但实际上是xièn。此外，开口呼音节还是传统的bo-ao→bao。因此至1973年后，声介合母教法被“基本式教学法”和“三拼连读法”取代。

2.2.2 三拼连读法。这种拼音方法的特点是先念声母，再念介音，最后念韵母，快速连读，拼成音节。例如：b-a→ba、y-ao→yao、j-i-ao→jiao。这种教法1972年开始试验，1978年起为内地小学语文课本正式采用作为汉语拼音教学的方法，因而也广泛流行，直到八十年代末。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除了不必教带韵头的复韵母和鼻韵母外，也不必教28个声介合母，是一种比较简便的拼音方法。缺点是：教会学生音素的准确读音不易，特别是清辅音发音不够响亮，听不清楚就难以模仿。其次跟声介合母教学法一样，拼读ian、üan韵母时读音有偏误。

2.2.3 基本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于1973至1977年在中国大陆小学中流行。它的特点是把汉语拼音教学分成两步走：对一年级小学生，先教汉语拼音方案的基本内容，而把y、w的运用，iou、uei、uen及ü上两点的省写规则等放在二年级学习，这样学生在入学后四周左右就能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拼音。至于拼音方法与三拼连读法相同，所以具有同样的优缺点。

2.2.4 支架法。支架法的拼音要领是，拼音时声母不出声，只是作好发音的准备(支好架)。在准备发声母的时候，一张开嘴就紧接着把韵母冲出来，一口气拼成一个音节。例如，双唇紧闭，准备发b，紧接着发a，就成了ba音节，(b)-a→ba。这种方法

的困难在于：发音方法不易说清楚，不易指导学生“支好架”（摆好发音部位，准备发音）。

2.2.5 上述第1种声介合母法虽充分发挥了拼音的优势，但由于拼写方案设计时考虑经济原则及音位原则，以致一些音节如按声介合母法拼读便与实际读音有差距，从而造成了拼读的困难，如ji-an→jian等音节。此外，开口呼音节也无法运用声介合母法拼读，使其拼读原则不能贯彻到底。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会转用上述三拼连读法和基本式教学法。它们其实都可归入周有光先生（1961）所说的“音素拼音法”，虽然可以解决开口呼音节的拼读问题，但j-i-an→jian之类的拼读方法同样存在读音不准的问题。同时，对于一般学生来说，要掌握b、d、g、j、zh、z这些清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本音，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实际上还不如声介合母法容易拼读，因此到八十年代以后又出现了音节直读法。

2.3 据尹斌庸（1989），直读法是不经拼读训练而使學生能直接读出音节的教學方法。实际上接近前文2.3节周有光先生所说的整体认读法。不过直读法的特点是强调类推：先让学生熟练掌握与声母呼读音一致的23个基础音节，然后逐一用新教的韵母来更换基础音节中的韵母，并按声韵组合规律，类推直读带有新教韵母的音节。直读法的优点是：音节是语音的基本单位，汉语拼音直读法教学由原来通过声韵母或音素拼合出音节，改为一步到位，直呼音节，从运用的角度来说避免了以前着眼于拼合而出现的种种困难，如ji-an→jian、j-i-an→jian之类拼读出来的语音不精确的问题，也不存在难以掌握清塞音塞擦音声母本音的问题。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直读法的缺点，因为这等于取消了拼音。正如前文讨论整体认读法时所说，这实际上并非真正的拼音法，不带拼合语音的性质。对一般学习者来说，直读音节的难度相对较大，尤其要掌握400多个音节，确实不易。而对香港学生来说，难度更大。因为香港学生还有一个困难，便是由于受粤语音节特点的影响，在读有介音的音节时往往会失落其中的介音。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分析，此处不赘。我们认为，直读法在香港一直难于推行，课时不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粤语与普通话音节结构的差异，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因此，对于声介合母、三拼连读等拼音教学法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不应该采取回避，甚至放弃的态度，而应该积极面对，设法找出解决之道。在这

个问题上，古人对待传统反切的态度给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对于语音发展造成的反切注音不准的问题，他们并不是抛弃反切退回到直音，而是不断修改完善反切。

### 三、 漢語的反切傳統与漢語拼音教學

3.1 反切原则。反切是汉语传统注音方法之一，即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如《广韵》“冬，都宗切。”根据反切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包括声调)的原则，上述反切注音可图示为“冬，dūzong”。由此来看，与读若、直音等注音方法相比，反切确实是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它打破了读若、直音用同音字注音的限制。这种限制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些字可能找不到同音字来注读若、直音，例如普通话里的常用字“打(dǎ)、大(dà)”就没有同音字<sup>4)</sup>；但更多的是另一种情况，即这个字虽有同音字，却是生僻字，例如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版)，“抽(chōu)”的同音字有“擻、紬、纂、瘳、擘”等，如用这些字给“抽”注音，那就等于没有注音。但有了反切以后，任何字都可以选用两个常用字来替它注音。所以王力先生(1972:34-35)说：“反切是古代的拼音方法”，“古代的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拼音的，它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这段话也说明，今天的汉语拼音，实际上是反切的继承。

3.2 汉语反切的起源。从汉语音韵学史的角度来看，反切注音法是音韵学成立的标志。但关于反切产生的时代，历代学者的看法很不一致，傅定焘(2003:5-20)《反切起源考》一书将之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种为汉末说，此以隋代颜之推为代表。《颜氏家训·音辞》言：“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书证》又言：“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这里“反语”即“反切”。第二种观点为先秦说，这以清代顾炎武为代表。如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说：“按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谓盍……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是也。愚

4) 《现代汉语词典》(2005版)“大”有同音字“汰”，但注明〈方〉，说明属于方言词。

尝考之经传，盖不止此。”第三种观点为东汉初年说，以今人刘盼遂为代表。其《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辨》一文认为反切始于东汉光武、明、章之际。该书通过对所收集上古合音字、先秦两汉切语声训和其他反切语的丰富材料的考察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反切注音法的源头是上古汉语合音，反切的产生纯粹出于中国文化，雏形反切产生的时间不晚于东汉初杜子春时代；反切注音广泛运用见于佛教传入之后，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傅定森2003:159）这说明汉语的反切确实是一项源于自身语言特点的注音传统。

3.3 反切的改良。用反切注音当然也有局限性。不过有人认为，既然反切的原则为上字取声，下字取韵，那么反切上字就只是代表声母，就只是表示辅音，但事实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音节，所以这就构成了反切局限之一。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因为这只是汉字（汉语音节）的特点，谈不上局限的问题。除了上文提到的只有鼻辅音可能形成音节外，单纯代表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汉语拼音设计的声母是不含元音的<sup>5)</sup>，却让我们大多数说汉语的人在拼读时感到要发纯粹的清辅音声母非常困难。上文说过，除非经过语音学训练，否则我们是不习惯发一个单纯的清塞音塞擦音辅音声母的。真正属于的局限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理想的反切应该是二字连读成为一音，这样下字就最好使用零声母音节，以避免连读时下字的声母成为阻碍，但事实上多数反切的下字是带辅音声母的，影响拼读时的和谐顺畅。如“宽，枯剡切、苦关切。”前一切语下字“剡”为零声母，拼读时和谐顺畅，连读即可切出字音；后一切语下字“关”为辅音声母，拼读时就被它卡住，以致不能连读成一音。

第二，不少反切上字跟它所切的字不同“呼”，因此拼读时不够和谐，如“乌，哀都切。”被切字“乌”为合口呼，上字“哀”为开口呼。

第三，不少反切上字跟它所切的字不同声调，因此拼读时不够和谐，如“苏，素姑切。”被切字“苏”为平声，上字“素”为去声。

第四，不少反切上字都带韵尾，因此拼读时不够和谐，如“都，当孤切。”上字“当”带-ŋ韵尾。“切，千结切。”上字“千”带-n韵尾。

5) 《现代汉语词典》(2005版)“大”有同音字“汰”，但注明〈方〉，说明属于方言词。

正因为早期反切存在这样一些缺陷，所以后人不断从各方面对反切进行改良，如宋代的《集韵》就对《广韵》的反切进行了改良。明代吕坤的《交泰韵》、清代潘耒的《类音》对于传统反切的改良，更是卓有贡献。他们改革反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做到连读反切上下字就能拼出被切字的读音来，具体做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反切上字不仅考虑到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清浊一致，而且也考虑到等呼相应。被切字是洪音字，上字用洪音；被切字是细音字，上字用细音；被切字是开口字，上字用开口；被切字是合口字，上字用合口。

第二、反切下字尽量用元音声母开头的字。

第三、关于反切上字的声调，吕坤、潘耒的做法不完全一致。吕坤主张以入切平，以平切入，以上切上，以去切去；潘耒主张以仄切平，以平切仄。

第四、被切字是平声字的时候，反切下字照顾到阴阳分类，被切字阴平，下字用阴平；被切字阳平，下字用阳平。这是因为元代以后平声已经分化成阴阳两类。

第五、反切下字尽量减少和统一起来，以减轻使用者的负担。

上述改良固然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弊端。一定要用以元音开头的字做反切下字，而同韵的以元音开头的字毕竟是少数，这样势必找出一些冷僻字做反切下字。用难认的字为常见字做反切，就失去了注音的作用。

清代李光地等奉敕写了《音韵阐微》，完成于1726年。作者吸取《交泰韵》、《类音》等所有改良反切的长处，避免勉强使用生僻字，成为改良反切的集大成之作。三四十年代旧版《辞源》、《辞海》的反切，基本上就是用的《音韵阐微》的反切。请比较一些《广韵》与《音韵阐微》的反切：

- 干，《广韵》古寒切，《音韵阐微》歌安切。
- 官，《广韵》古丸切，《音韵阐微》姑衮切。
- 团，《广韵》度官切，《音韵阐微》徒丸切。
- 鸾，《广韵》落官切，《音韵阐微》卢丸切。
- 坚，《广韵》古贤切，《音韵阐微》基烟切。
- 宣，《广韵》须缘切，《音韵阐微》胥渊切。
- 钱，《广韵》昨先切，《音韵阐微》齐延切。

旋，《廣韻》似宣切，《音韻闡微》徐員切。

拼讀以上反切我們可以感覺到，《廣韻》反切基本上無法通過連讀直接拼出被切字讀音，而《音韻闡微》反切則基本上都可以通過連讀準確拼出被切字讀音。當然《音韻闡微》也有少數反切仍然不太諧和，如“坛，駝寒切。”再例如韻母為[㉑]、[㉒]的字，就因為沒有以元音開頭的字可用，仍不能不用帶輔音聲母的字做反切下字，因此也無法通過連讀直接拼出被切字讀音，如“資，則私切。”“雌，此斯切。”“思，塞茲切。”

3.4 綜上所述漢語反切的基本原則、來源和改進完善，我們把漢語反切傳統的核心精神歸納為三點。以下試作說明並分析它對漢語拼音帶來的啟示：

第一、聲韻雙拼原則。反切的原理告訴我們，反切對漢語音節拼音的基本原則是聲母和韻母的双拼法，對漢語音節的基本分析原則是聲母、韻母兩分。正因為這種源於反切的音節分析模式體現了漢語音節的本質特點，因此在漢語音節的研究中，源於西方現代音學的元輔音分析法始終沒能成為漢語音系分析的主流。也因為漢語音節拼音的基本原則是聲母和韻母的双拼，我們認為後來注音字母具有西方語言學音素分析法特點的三拼法和漢語拼音的三拼連讀法、音素連讀法(四拼法)等都不適合漢語拼音的教學；整體認讀法和音節直讀法則是因為上述方法的不合理而走到另一個極端，放棄了漢語反切注音的拼音傳統；因此只有聲介合母法是適合漢語特點的拼音方法。不過聲介合母法把ian、uan、üan一類韻母中的介音分拆出來，成為i-an、u-an、ü-an則是不合適的。對於這類帶介音的音節，漢語反切傳統給我們的有益啟示是：韻母應該是個整體，因此，適合漢語音節特點的拼合法應當是ji-ian→jian、du-uan→duan、ju-üan→juan，這樣就解決了ji-an、ji-a-n一類拼音法造成的音節不準的問題。我們把這種方法(ji-ian→jian)稱作漢語拼音反切連讀法，又可稱為音節分拆連讀法。

第二、和諧連讀原則。通過上文有關反切改進完善過程的簡介，我們看到古人所追求的理想反切是和諧連讀反切上下字直接拼出被切字的讀音，因此“和諧連讀原則”也是漢語反切傳統的核心精神之一。上述ji-ian→jian、du-uan→duan、ju-üan→juan解決了漢語拼音中帶介音音節的和諧連讀，但還有開口呼音節也同樣需要解決，因此

反切连读法也应该把“和谐连读原则”贯彻到开口呼音节当中，具体做法为：ba-ao→bao、zha-ang→zhang、po-ou→pou、cho-ong→chong、me-ei→mei、me-eng→meng。

第三、音节本位原则。汉语反切以两个音节合成一个音节，虽然其原则为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反切上字只代表声母，只表示辅音，反切下字只代表韵母，但事实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音节，拼读时不可能只读上字的声母，下字的韵母，而是以音节为单位拼读的，上述“和谐连读原则”也是以音节的连读为基础的，所以“音节本位原则”是汉语反切传统的第三项核心精神。根据这个原则，汉语拼音的拼读单位是音节，而不是音素。我们不必要求拼读者去学会不带元音的清塞音塞擦音辅音声母b p d t g k j q z c zh ch等，因为这些音素根本不会作为音节单独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应该掌握一些基本音节的直读，如zi ci si; zhi chi shi ri; bi pi mi; di ti ni li; ji qi xi等音节。其中zi ci si zhi chi shi ri等为“整体认读音节”，不能再与其他韵母拼合；而bi pi mi; di ti ni li; ji qi xi等为“声母音节”，可与其他韵母拼合。

#### 四、 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差异与漢語拼音教學

4.1 上一节从汉语反切传统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适合汉语语音特点的新汉语拼音教学法——汉语拼音反切连读法。本节再以粤语为例，从汉语方言音节结构差异的角度讨论这种新方法在汉语南方方言区的适切性。

4.2 香港人学习普通话时的一个常见偏误，便是在发有介音的音节时往往失落其中的介音，例如把xian(先)读成[s<sup>55</sup>n<sup>55</sup>]，把xué(学)读成[s<sup>55</sup>35]。不少香港明星到中国大陆或台湾演出时想要“谢谢大家”，却总是说成[s<sup>55</sup>51 s<sup>55</sup>51 ta<sup>51</sup> tsa<sup>55</sup>]，听起来像是“射射大渣”。对比粤语(广州话)与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便会明白这是由于香港人受“粤语无介音”的影响。下面先观察粤语音节表：

### 4.3 粵语音节表

K C I

KCS I



4.4 把上述粵語音節表與普通話音節表做一比較，可得出下面的粵語與普通話音節結構差異比較表（表中C=聲母，VM=介音，V=主要元音，VE=元音韻尾，P=塞音韻尾，N=鼻音韻尾）：

序	汉字	粵語	普通話	音節結構類型
1	阿	a	a	V
2	哀	ɐi	ai	V+VE
3	馬	ma	ma	C+V
4	安	ɐn	an	V+N
5	每	mui	mei	C+V+VE
6	郎	lɐŋ	laŋ	C+V+N

序	汉字	粤语	普通话	音节结构类型
7	鸦	- (a)	ia	VM+V
8	腰	- (iu)	iau	VM+V+VE
9	冤	- (yn)	üan	VM+V+N
10	秒	- (miu)	miau	C+VM+V+VE
11	乱	- (lyn)	luan	C+VM+V+N
12	鸭	ap	- (ia)	V+P
13	莫	m <sup>6</sup> k	- (mo)	C+V+P
14	合计	8	11	13

从上表可以看出，粤语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异有两点：一是粤语无介音，一是粤语有入声韵尾。后者与音节的声韵拼合关系不大，下面只讨论前者。

4.5 我们知道，普通话里有*-i-*、*-u-*、*-ü[y]-*三个介音，但在粤语里，*[y]*只能做韵腹，不能出现在介音位置。*[i]*在粤语里除了能做韵腹外，还可以出现在韵腹前面的介音位置，不过只能与零声母拼合，所以它并非真正的介音(介于声母与韵腹之间)。*[u]*在粤语里除了做韵腹外，也可以出现在介音位置，还能与辅音声母拼合，如“关”*[kuan<sup>55</sup>]*、“规”*[k<sup>6</sup>u<sup>6</sup>i<sup>55</sup>]*、“光”*[ku<sup>6</sup>u<sup>6</sup>u<sup>55</sup>]*，但只限于*[k, k<sup>6</sup>]*。这引起粤语有无介音的争论。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音节中的*[u]*无疑是介音，读音与普通话也并没有什么分别，但从音系学的角度来看，则把它处理为声母的一部分，即处理为*[kw, kw<sup>6</sup>, w]*三个声母为宜<sup>6)</sup>。这三个理由：一是因为它的音韵分布比普通话里的*[-u-]*介音要窄得多；二是照顾整个音系的系统性，可与*j*声母相配；三是符合音系处理的经济原则，根据前面的音节表，设立*[kw, kw<sup>6</sup>, w]*和*[j]*四个声母，可减省*-u-*类韵母15个，*-i-*类韵母17个，共计32个韵母。

4.6 由于粤语的语音系统没有介音，香港人在学习普通话时便会出现本节开头所说的偏误现象，失落音节中的介音，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母语语音特点的负迁移现象。我们在前文第二节中提到直读音节法在香港难以推行，也与此有关。对这类带介

6) 北大中文系2003《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采取折衷做法,立

音音节的发音偏误如何加以纠正，并引导学习者发出正确的读音？反切连读法特别有效。比如直接发xian(先)，会误读成[s<sup>55</sup>n<sup>55</sup>]，但分拆成两个无介音的音节xi<sup>55</sup>(希)和ian<sup>55</sup>(烟)，香港人读起来便毫无困难了，再连读两个音节（希-烟）xi<sup>55</sup>-ian<sup>55</sup>，便可得到一个准确的xian<sup>55</sup>。同样，xué(学)容易误读成[s<sup>55</sup>3<sup>55</sup>]，可分拆成xu-üé<sup>55</sup>连读；xiè(谢)容易误读成[s<sup>55</sup>5<sup>55</sup>]，可分拆成xi-iè<sup>55</sup>连读。就我个人的教学经验，还没有什么人运用反切连读法仍会丢失介音的，因为在这种方法里，介音在前后两个音节里都出现，等于有了双重保险机制。可见对粤语区学习者来说，反切连读法不仅是一种拼音方法，而且也是一种正音方法，可以有效解决丢失介音的发音偏误问题。在粤语区采用反切连读法进行汉语拼音教学，比声介合母法、三拼连读法或直读音节法更为有效。

如果把视野扩大，我们就会发现不少汉语南方方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介音萎缩现象，如闽、客方言多无[y]介音，客、赣方言[u]介音多仅限于[k]、[k']声母音节等。因此，对于广大南方方言区来说，反切连读法也是一种比声介合母法、三拼连读法或直读音节法更为有效的汉语拼音教学法。

## 五、一种漢語拼音教學新方法：反切連讀法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把汉语拼音反切连读法，即音节分拆连读法的完整方案介绍如下：

### 5.1 声母音节，共75个：

ba pa ma fa da ta na la ga ka ha zha cha sha za ca sa

bo po mo fo || de te ne le ge ke he zhe che she re ze ce se

bi pi mi di ti ni li ji qi xi ||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bu pu mu fu du tu nu lu gu ku hu zhu chu shu ru zu cu su || nü lü ju qu xu

以上zi ci si zhi chi shi ri为“整体认读音节”，不能再与其他韵母拼合；其余为“直

读声母音节”，可与其他韵母拼合。

### 5.2 韵母及韵母音节，共37个：

a o e ê er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ong

ĩ yi iaĩ ya ieĩ ye iaõ yao iuĩ you ianĩ yan inĩ yin iangĩ yang ingĩ ying iongĩ yong

ũ wu uaĩ wa uoĩ wo uaiĩ wai uiĩ wei uanĩ wan unĩ wen uangĩ wang uengĩ weng

ũĩ yu üeĩ yue üanĩ yuan ünĩ yun

以上“~”后为各个韵母相应的韵母音节，即零声母音节，读音与前面的韵母相同，但形式上韵母能与声母音节相拼，韵母音节不能与声母音节相拼。

### 5.3 声调，4个：

第一声：ˊ，第二声：ˊˊ，第三声：ˇ，第四声：ˋ。

### 5.4 音节拼读：

#### 5.4.1 拼读原则：分拆连读

所谓分拆连读即把一个要拼读的音节分拆为两个音节，然后再加以连读。例如  $bān:ba-an > bān$ ,  $jiàn:ji-àn > jiàn$ 。连读时前一音节要发得短而轻，迅速过渡到带声调的后一音节。单韵母音节及零声母音节一律按照5.1和5.2所列直读音节。需分拆连读的音节有两种，一是带介音的音节，一是不带介音的音节。

#### 5.4.2 带介音音节的分拆连读

对于有介音的音节，分拆后的前一音节由声母和介音组成，与声介合母法相同。但后一音节与声介合母法不同。针对香港学生容易丢失介音的特点，分拆连读的后一音节为整个韵母，包括介音。也就是说介音在前后两个音节里都出现，以确保它不会丢失。这样设计还有一个用意，就是避免出现ian、üan等韵母分拆后语音走样的情况。下面举例说明：

bie:bi-ie > bie      diao:di-iao > diao      niu:ni-iou > niu      jian:ji-ian > jian

duo:du-uo > duo      kuai:ku-uai > kuai      zhui:zhu-ui > zhui

chuan:chu-uan > chuan

nüe:nü-üe > nüe      juan:ju-üan > juan      qun:qu-ün > qun      xiong:xi-iong > xiong

这类音节的分拆连读需要注意有些韵母在音节中有省略形式，如ü介音的两点在多

数音节中都被省略，不能把它与其他u介音混淆，以致把üan、ün误读为uan、un。

#### 5.4.3 不带介音音节的分拆连读

对于不带介音的音节，分拆后的前一音节由声母和韵腹组成，后一音节为原韵母。下面举例说明：

ba-ai>bai      da-ao>daoga-an>gan      cha-ang>chang  
po-ou>pou      me-ei>mei      he-en>hen      ce-eng>ceng

这类音节的分拆连读，有时会出现前一音节为普通话里不存在的音节，需要特别处理。这有以下几种情况：

1) rao、ran、rang等音节分拆后，出现了ra音节。处理方法有二：一是把rao、ran、rang等音节列为整体认读音节，二是增设一个声母音节ra。我们倾向采取后者，对学习来说记忆负担比前者轻，而且ra并不难学，语言中实际上也存在，如“是啊”中的后一音节就读ra。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韵母中的ong，也不能单独成为音节，但我们教学中仍然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韵母来教。

2) dou、tou、lou、nou、gou、kou、hou、zhou、chou、shou、rou、zou、cou、sou等音节分拆后，出现了do……so等音节。处理方法也有二：一是增设do等14个声母音节，二是分拆连读时以相应的de……se等音节替代do……so。我们认为两种方法都可以。以前者来说do等音节并不难学，尤其是对汉语南方方言区的学习者。以后者来说，本来就有学者主张kou韵母中o的音值为不圆唇的[★]，与[☆]接近，用de等替代，有助于发准韵母ou的读音。

3) ong韵母音节分拆后，也出现与上述相同的do……so等音节。这是由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时为避免书写混淆，把ung改为ong带来的后果。处理方法同样有二：一是借助上述2)中增设的do等14个声母音节，二是分拆连读时以本音du……su等音节替代do……so，这样同样有助于发准韵母ong的读音。

#### 《參考文獻》

- 董少文 1988 《语音常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陈恩泉 1983 《汉语拼音教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傅定森 2003 《反切起源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黄月圆、杨素英、李蒸 2002 谈香港小学的汉语拼音教学，《教育曙光》第45期，香港。
- 国家语委普通话音训测试中心 2004 《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涛、王理嘉 1992 《语音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盼遂 1935 《文字音韵论丛》，人文书店。
- 梁献刚 1982 《汉语拼音教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施仲谋、林建平、谢雪梅 《普通话教学理论与实践》，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 万波 1996 《普通话教师的教学能力及训练》，《中国语文通讯》第38期，1996年6月，香港。
- 万波 2002 《香港高校初级普通话课程语音教学的现状与改革》，学术演讲，2002年10月25日，香港科技大学语文中心。
- 万波 2004 《粤普音节结构差异与香港普通话语音教学》，学术演讲，2004年11月29日，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
- 王力 1972 《汉语音韵》，香港：中华书局。
-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1997 《小学普通话课程纲要(小一至小六)》，香港：香港教育署。
- 徐世荣 《普通话语音常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
- 尹武庸 1989 汉语拼音直读法教学，《语文建设》1989年第1期，北京。
- 周有光 1961 革新汉语拼音教学法，《文字改革》1961年第7期，北京。(收入周有光《拼音化问题》，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

#### 《英文提要》

From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teaching method in Hong Kong SAR,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weakness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Pinyin teaching methods. Moreover, it summarizes the essence of the fanqie(反切) tradition and compares the dialectal syllabic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dialects and Putonghua, which illustrates that learning Chinese pinyin in the dialect-speaking areas should target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alect pronunciation itself. Based on this fact, the author therefore proposes a new Chinese pinyin learning method that inherits the Chinese fanqie(反切) tradition and takes consideration of the dialectal syllab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the Chinese pinyin fanqie liaison method.

Keywords : Chinese pinyin teaching; fanqie(反切) tradition; syllabic structure  
dialectal characteristics; fanqie liaison method